

聯合國



#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二十五年

## 第一五二九次會議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

紐約

###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1529).....	1
通過議程.....	1
納米比亞情勢：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列各國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阿富汗、阿爾及利亞、布隆提、柬埔寨、喀麥隆、錫蘭、查德、剛果(民主共和國)、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肯亞、科威特、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利、茅利塔尼亞、模里西斯、摩洛哥、尼泊爾、尼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剛果人民共和國、菲律賓、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新加坡、索馬利亞、南也門、蘇丹、敘利亞、泰國、多哥、突尼西亞、土耳其、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南斯拉夫、尚比亞(S/9616 及 Add.1-3).....	1

## 例 言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大寫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安全理事會文件(編號 S/...)通常刊載於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補編內。文件日期指示刊載或論及該文件之補編。

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案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過之體制編號，刊載於每年一卷之“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及決定”中。新體制於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實施，並追溯適用於以前所通過之決議案。

# 第一千五百二十九次會議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Nsanzé TERENCE (布隆提)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布隆提、中國、哥倫比亞、芬蘭、法蘭西、尼泊爾、尼加拉瓜、波蘭、獅子山、西班牙、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尚比亞。

## 臨時議程(S/Agenda/1529)

- 一. 通過議程。
- 二. 納米比亞情勢：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列各國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阿富汗、阿爾及利亞、布隆提、柬埔寨、喀麥隆、錫蘭、查德、剛果(民主共和國)、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肯亞、科威特、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利、茅利塔尼亞、模里西斯、摩洛哥、尼泊爾、尼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剛果人民共和國、菲律賓、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新加坡、索馬利亞、南也門、蘇丹、敘利亞、泰國、多哥、突尼西亞、土耳其、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南斯拉夫、尚比亞(S/9616及Add.1-3)。

##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納米比亞情勢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列各國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阿富汗、阿爾及利亞、布隆提、柬埔寨、喀麥隆、錫蘭、查德、剛果(民主共和國)、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日本、約

旦、肯亞、科威特、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利、茅利塔尼亞、模里西斯、摩洛哥、尼泊爾、尼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剛果人民共和國、菲律賓、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新加坡、索馬利亞、南也門、蘇丹、敘利亞、泰國、多哥、突尼西亞、土耳其、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南斯拉夫、尚比亞(S/9616及Add.1-3)

一. 主席：依照理事會早先的決定〔第一五二七次會議〕，我將請土耳其代表，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主席，Mr. Çuhruk，就理事會議席。

應主席請，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主席Mr. N. Çuhruk(土耳其)，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我剛纔接到印度代表的一封信，要求准許就本理事會當前的議題參加辯論。如果沒有異議，我就認為理事會同意，依照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和慣例，邀請印度代表Mr. Teja參加辯論，但沒有表決權。

應主席請，Mr. J. S. Teja(印度)，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三. 主席：安全理事會現在繼續就當前的議題進行審議。請各位代表注意文件S/9616/Add.3。這個文件增添了喀麥隆為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函的簽署國，把總數增加到五十七國。該文件剛纔已經分發。此外，各位理事會面前都有一份訂正五國決議草案〔S/9620/Rev.1〕。

四. Mr. KULAGA(波蘭)：我以安全理事會一個新理事國代表的身份第一次發言，首先要誠意感謝主席和在會各代表對我所代表的波蘭和身為波蘭代表的本人，所表示的歡迎之忱。

五. 我更要藉這第一次正式發言的機會，為我代表團熱忱敬賀主席先生隆重就任理事會主席。我們很幸運有這樣一位卓越的非洲代表在安全理事會進入七十年代的辯論中做主席，處理一件異常嚴重的非洲殖民主義問題。

六. 我也和別人一同感謝尚比亞 Mwaanga 大使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處理理事會議事的專誠作風。我這樣做，也許有點不自量，但是我完全出於至誠——雖然當時我只是從會外的熱心旁觀者的地位觀察安全理事會議事的進行。以同樣的至誠，我也和其他代表一同向安全理事會各卸任理事國致謝：匈牙利、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塞內加爾和巴拉圭。

七. 波蘭很榮幸地第三度以非常任理事國的身份在安全理事會工作。我們覺得能參加理事會工作是十分光榮的，但我們更認為理事會的理事國身份是一種榮譽和責任。我們參與會議，充分了解我們應該盡力使理事會達成它的主要任務：即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波蘭人民共和國始終致力於負起這一責任。在我國外交政策中，始終包括着尋求和平與安全、各國間的和平共存、及支援各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和平等的偉大鬪爭等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來自我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歷史經驗、上次大戰中的苦難、和發展我國家的需要。我國一向最直接關切的是歐洲的和平與安全。為了達到這目標，我國一向竭盡智能，因為我國充分認識，歐洲的和平與安全，是國際和平與安全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和我國在國際關係上其他方面的努力，是同時進行的。

八. 波蘭抱着這個精神來就安全理事會的理事會主席，並以同等的決心，盡全力去協助解決理事會面臨的許多重要問題。我也本着這個精神，誠意響應在座各同仁的聲明，願共同合作設法解決這些問題。

九. 五十七個聯合國會員國已經請求將納米比亞問題列入議程。這當然表示，聯合國內絕大多數國家異常關切納米比亞情勢，對南非共和國的行為異常憤怒。這也表示多數會員國決心要求採取行動，實施聯合國關於納米比亞的各決議案，並期望在這方面最有權能的安全理事會，決定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去執行那些行動。

一〇. 聯合國處理納米比亞問題，已經二十年。在這期間，波蘭曾屢次表明支持納米比亞人民依照他們不可剝奪的自由獨立權利所進行的解放運動。這一立

場，和波蘭人民共和國無限制支持所有在殖民統治下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鬪爭的基本主張，是一致的。今天，我們高興能在安全理事會的會議上，申述我國外交政策中恆久不變的原則。

一一. 在聯合國關於納米比亞的辯論中，所有有關的因素，都已經徹底清楚的解析過。有關聯合國在納米比亞行動的政治、法律範圍，也已經明確劃定，其基石是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即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大會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也是一個根據，該案結束了南非共和國對西南非，現稱納米比亞的委任統治。除了大會通過的各決議案外，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和二六九(一九六九)包括以下幾點：一，重申納米比亞人民應享自由及獨立的權利，及其民族解放鬪爭的合法性；二，重申南非行政權留在納米比亞的非法性；三，要求南非立即從納米比亞撤出它的管理機關。實行上述政治法律範圍內的行動所要用的方法手段，都規定在聯合國憲章，特別是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以及安全理事會的特權之內。

一二. 毫無疑問，國際輿論上絕大多數的願望，是絕對肯定地要求採取行動，實施安全理事會的各项決議案。五十七國簽署要求召集理事會，就是有力的證據——可是南非共和國卻無動於衷。

一三. 南非對決議案二六九(一九六九)的冗長的答覆，可能是要利用“法律學”辯論的迷障來沖淡它的否定答覆，但是對該決議案二六九(一九六九)的明白禁令，答覆的要旨仍是短突的實際的“拒絕”，像從前答覆大會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和其後有關各決議案一樣。南非不僅僅是用言語違背憲章，特別是其中第二十五條，和否認聯合國最高機構的權威。南非更一直繼續並加強它迫害納米比亞人的政策、針對自由運動的恐怖政策、藉口荒謬的“促進各民族自決”而分裂該國的政策——目的都是為經濟上的榨取和政治上的鎮壓，以擴張和鞏固它在納米比亞的種族隔離統治。

一四. 理事會當前的案件，不僅是一個聯合國會員國消極不服從它的決定而已，而是一個國家為鞏固它對另一個國家的兼併的侵略行為。這是一個積極侵犯聯合國權威的案件，而聯合國已直接承擔了使納米比亞達到獨立的責任。這是南非企圖維護、並擴大和鞏固在非洲一大片土地上的殖民地和種族主義統治的

案件。因此，這是南非共和國政府完全蔑視聯合國的罪惡昭彰的案件。

一五．南非在政治上所起的更大的作用，是做南部非洲的殖民主義和反動政治的柱石，做南羅德西亞的法西斯密士政權和安哥拉、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積極支持者。這些都在理事會有案可稽。南非日益增長的軍事潛力和侵略態態，對付南部非洲的非洲自由運動和各進步的獨立國家，也是有案可稽的。

一六．南非對聯合國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挑戰，當然是基於它的種族主義思想，但它有這樣的力量，是由於它的經濟和軍事潛力，構成它侵略和挑釁姿態的物質基礎。這個潛力並非憑空生長出來。

一七．過去十年來，廢除殖民地制度無疑地有重大進展。很顯著的是，人們有越來越大的決心，要消滅殖民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有三個重要日期和納米比亞有關：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

一八．當然，一九六〇年是歷史性的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產生的一年。同年，投進南非的外國資本是三十六億八千五百萬美元。這個數字取自關於大會決議案一七六一(十七)對南非貿易與投資影響的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已做為聯合國文件分發。<sup>1</sup>

一九．一九六六年的特徵主要是大會通過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結束南非對西南非的委任統治。這個決議案把宣言應用到西南非領土，是在質量上邁進了一大步。決議案的通過，是正當人們對西方——主要是英國、美國和西德——在殖民地國家和南非等地的經濟、財政、軍事和其他各種利益要求結束的時候。這些利益被認定有礙於實施一九六〇年的宣言。

二〇．同年，外國在南非的投資猛增到五十三億一千三百萬美元，較一九六〇年增加約百分之五十。

二一．從政治觀點說，一九六九年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和決議案二六九(一九六九)，把解放納米比亞的努力又推進了一大步。同時，如安全理事會上次討論納米比亞問題時所指出的，外國在南非投資，已經躍進到六十億美元。

二二．上述的對比發展，意義很明顯。一方面，我們看見反殖民主義的力量，要求實現聯合國基本原則，促成納米比亞獨立的意願，在質和量上都有上升

<sup>1</sup>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文件 A/AC.115/L.267。

的趨勢；另一方面，外國在南非的投資，也在不祥的增長。這些資本增強了南非的經濟、金融和軍事潛力，亦即增強了它對聯合國侵犯和挑釁姿態的物質基礎。

二三．因此，很顯然的，南非從這些投資關係中只能推出一個結論。而南非的確推出了那個結論，並且繼續那樣地做下去。

二四．我們舉出這些因素，並不是為複述一遍以往的事實，也不是要使初次的演說顯得生動。我們的目的是要指出，我們迫切需要把對南非政策的道德性的譴責，轉變為實際步驟，使南非改變和放棄其現行政策。僅是道德譴責而不願繼之以行動是不夠的——可以說是太不夠了。道德譴責卻又加上與南非從事經濟、貿易和軍事上的合作後果，就更壞了。

二五．因此，波蘭代表團認為，理事會現在的考慮，應該只有一個方向，就是迅速決定各種方法，保證實施理事會以前各決議案，促使南非撤出納米比亞，並保證納米比亞人民依照自己意願設計自己前途的權利。

二六．我們面前現在有一份多次訂正過的決議草案[S/9620/Rev.1]。我們知道，第一，這個草案公認是——我引用芬蘭 Jakobson 大使的話——“在範圍和目的上都是有限度的”，而且是“過渡性”的〔第一五二七次會議，第四十五段〕，我們知道，第二，Jakobson 大使昨天提出的修正案對原案已有改進。原案曾引起我代表團不少的懷疑，現在不如詳述。我特別要提到前文第四段和第六段的修正案。關於第六段，我願表達我代表團的意見：該段建議的專設小組委員會，應該包括所有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第三，我們注意到，決議草案絲毫沒有涉及在南非的經濟或其他勢力的龐大組織，其所具特別重要性及其在納米比亞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不但我已一再強調，很多大會的現行決議案也提到，特別是決議案二三〇七(二十二)。第四，第九段不應該——據我的了解也並不是要——阻止我們在情勢需要的時候處理納米比亞問題。

二七．基於上述原則性的態度，以及我剛纔對決議草案的幾點具體說明，我代表團準備贊成決議草案。

二八．Mr. WARNER (聯合王國)：在這一九七〇年的第一次會議上，我不得不表示遺憾，我們從前的同志：阿爾及利亞、匈牙利、巴基斯坦、巴拉圭和塞內加爾的代表們，不能出席會議。他們對理事會的貢

獻很大，我們留在理事會的代表們，對於失去從他們友善的共處和豐富的智慧獲益的機會，是不能不深感悵惘的。

二九．但是，我像剛纔各位發言人一樣，要歡迎五位新理事：布隆提、尼加拉瓜、波蘭、獅子山和敘利亞的代表們，參加今年的安全理事會。像一次成功的輸血，他們已經在積極地支持我們的團體。主席先生，我們特別恭賀你，在剛開始參加進來的時候，便繼任理事會主席。我們知道你是最有力的雄辯家，最積極的行動家；我們期望與你合作。

三〇．我又很高興和各位一同頌揚 Mwaanga 大使技巧地、敏捷地主持上屆十二月會議的作風。今天頌揚 Mwaanga 大使已有的成績，特別適當，因為他對於我們今天的辯論作了富有想像力的、耐心的努力。我願說，我代表團十分感謝 Mwaanga 大使和其他共同提案人在每次會議前和我代表團的諮商。

三一．關於今天會議的主題，我相信我國的主張已經是衆所週知，不必詳細重複。簡單的說，我們一向認為，也曾再三說明，西南非人民應該享有真正的自決和獨立。我們屢次聲明，南非政府已經喪失委任統治該領土的權利。我們曾公開地表示反對南非的若干行政措施，例如恐怖行爲治罪法，並且已經明白通知南非政府，我們關切依據該法案執行的對西南非人民的審判。但是，我們也同時不斷地喚請注意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上的考慮，和聯合國勢必只能在它的能力範圍之內採取行動的事實。無論我們怎樣遺憾，南非事實上控制着西南非領土。我們已經明白的通知南非政府，我們拒絕承認這一事實。然而我們可能採取的行動仍是有限的。我們沒有能力去設計一種行動，可以迅速地轉變爲對南非的全面經濟戰；這已經不是秘密。我們曾經解釋，爲什麼我們覺得通過無效的、不能實行的決議案，對領土人民和對聯合國都絕無益處。爲了這種理由，我國曾對許多決議案棄權，顯著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會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和二六九(一九六九)。

三二．因此，理事會各代表將不會驚異，我代表團今天無法贊成當前的決議草案[S/9620/Rev.1]，因爲草案無疑的是以從前我們棄權的各決議案爲基礎。此外，在若干方面特別是第五段，草案似乎忽略了我提過的環境因素。所以，我代表團在當前的草案投票時將棄權。

三三．我現在討論決議草案的第六段。我國政府將歡迎研究任何有關南非政治權力留在納米比亞在法律上、經濟上和其他方面所引起的問題也歡迎像在辯論的較早階段中有人想到過的一樣關於有效的實際步驟的建議。我國將在任何這類工作中合作。我國將提供資料。可是我們不知道，訂正草案中建議的委員會，是否有意去做這些事情，或者像另外一些發言人暗示的那樣，委員會只限於建議憲章第七章規定的辦法。我們不知道委員會的組成將怎樣，因此我在這個階段無法確切說明我國政府將對它持什麼態度。不過，一俟建議的整個輪廓較爲明朗，我們會仔細研究它。

三四．最後，我要答覆在辯論中說到的幾件事。我衷心樂意向 Mwaanga 大使致崇高敬意，所以很不願意和他的意見小有不合。但是，我認爲在他前兩天的聲明〔第一五二七次會議〕中，他暗示了兩件事：第一，聯合王國仍在以軍火武器供給南非政府；第二，我國政府可能停止實施有關出售武器給該國的禁運案。這可能不是他說話的原來辭句，然而每一個讀他評語的人，大概很難避免這樣的結論。所以我願向理事會重申，我國政府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九一〔一九六四〕執行軍火禁運的政策，未曾改變。我並且得到授權，聲明我國政府無意改變這一政策。

三五．不用說——我現在指的是昨天辯論中〔第一五二八次會議〕所說的話——禁運實施以後，南非就再沒有從我國購買過軍用船隻、巡洋艦和軍機。我希望，沒有一位理事會理事，會從昨天辯論的速記紀錄中得到印象，以爲倫敦泰晤士報報導過任何這類的事；它並沒有報導過。

三六．主席：依照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有人提出程序問題的時候，我必須允許他發言，我因此請蘇聯代表發言。

三七．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聯合王國代表的說法，我願提請安全理事會理事注意倫敦泰晤士報的一則報導。我有一份在手邊，內容如下——我特地用英文讀出，使聯合王國代表聽得比較清楚，懂得比較容易：

“...禁運實際上沒有停止南非和英國之間的武器運輸。”

這是事實，也是我在聲明中確切指出的一點。文章繼續說：

“南非從法國買了船、裝甲車、幻象型(Mirage)和幻景型(Mystere)兩種噴射戰鬪機。它在正式許可下製造比利時步鎗。最近增加的一批南非武器工業是英巴拉(Impala)噴射戰鬪機，初步將製造四百架。可制壓暴動的美國輕型飛機在那裏裝配，也有正式許可權。總共，南非從外國得到製造一百四十種不同型的軍火炸彈的許可權。”<sup>2</sup>

這些都是事實；我十分驚異，英國代表竟否認那些事實。

三八．我有另外一段該報關於聯合王國和南非之間協議的報導，內容如下：

“萬一戰事發生，而英國參與時，協議保證英國無限制使用南非境內的海軍設備。英國的盟國也得到同樣便利，無論南非是不是共同交戰國。”這些是從泰晤士報上得到的事實。

三九．主席：我請聯合王國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四〇．Mr. WARNER (聯合王國)：我非常感謝主席先生，也感激 Mr. Malik 支持我在聲明中的說法。他讀給我們的那幾段和我在第一五二八次會議速記紀錄第四十七頁所見的內容並不相同，也可說是性質大異。這就是我所要指出的一點。

四一．主席：我請蘇聯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四二．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衆所週知，每一個代表團都有權提出修改或修正會議後立刻編製的臨時紀錄。我們將提出修改。

四三．主席：我們現在繼續辯論。依照發言人名單，請中國代表發言。

四四．劉先生(中國)：主席先生，我首先爲我代表團祝賀你獲選參加安全理事會以及擔任主席。連續兩個月的安全理事會，都是由非洲大陸的卓越人物出任主席，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非洲在世界政治中日漸重要。我代表團參加對你前任 Mwaanga 大使的頌揚，他領導上月理事會的辯論，很有技巧和效能。

四五．我也願利用這個機會，爲我代表團歡迎其他新同仁。他們和你一樣，主席先生，帶給理事會新的心智，加上豐富的經驗必定會像剛剛結束任期的前任代表們，對理事會的工作有同樣重大的貢獻。

四六．現在讓我簡單的就理事會當前的決議草案[S/9620/Rev.1]發言。我代表團對納米比亞問題的立

場，一向清楚並且前後一致。遠在一九四六年，大會在紐約開第一次屆會，我代表我國政府在第四委員會上發言〔第二小組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就堅決聲明西南非託管領土應該置於國際監管之下。我當時表達的意見，歷年來由我代表團在大會中再三複述。

四七．根據我國的堅定信念，按照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和判決，我代表團和絕大多數會員國一致投票贊成大會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結束南非對西南非的委任統治，並且把該領土歸聯合國直接負責。安全理事會後來通過許多決議案，正式贊同大會的行動，並且要求南非政府立即撤出納米比亞。

四八．非常可惜的是，無論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在能幹的土耳其代表領導下做了多少努力，聯合國仍然一直被阻止在納米比亞執行它的職權。我認爲各方面大致同意，全世界應該強烈譴責南非方面的固執不合作態度；至於對安全理事會怎樣纔能最適當的克盡它已擔負起來的對納米比亞人民的責任，則的確有分歧意見。

四九．非常顯明的，沒有全體會員國積極地、全面地支持，特別是地位特殊、對南非動向有影響的國家的支持，任何強制措施都難收效。

五〇．在尋求解決納米比亞問題的方法的時候，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可能是有用的。我代表團因此歡迎設立專設委員會的建議，去研究本問題的法律、經濟、以及其他各方面，並就可能解決問題的有效而實際的步驟，提出建議。我代表團因此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五一．Mr. VALLEJO ARBELAEZ (哥倫比亞)：主席先生，我願首先爲我代表團致賀你就任安全理事會主席。同時，我們最熱烈的祝賀尙比亞代表，Mwaanga 大使十二月主持安全理事會辯論的成功。此外，我熱忱地對阿爾及利亞、匈牙利、巴基斯坦、巴拉圭和塞內加爾的代表們表示感謝和敬意。他們是任期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的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他們友善的態度，使我們能執行我們的共同任務。同樣地，我最熱忱地歡迎布隆提、尼加拉瓜、波蘭、獅子山和敘利亞的代表團參加安全理事會。

五二．我願以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理事之一的身份補充一句話，哥倫比亞可以作證，那個理事會的理事們始終以誠謹關切的心情，執行大會與安全理事會關於納米比亞的各決議案。該理事會的歷任主席，

一直強調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聯合國行動的相當令人失望的後果，並沒有絲毫減少他們的熱忱。所有理事都行動一致。我覺得必須盡量清楚地說明這一點，因為這是應該的。

五三．長期努力所產生的微小成果，可能使人產生灰心的結論。西班牙代表在他的聲明〔第一五二八次會議〕中提到，納米比亞（從前稱西南非）問題是自從有聯合國以來就被關心的題目。經過中間這麼多年，通過了許多決議案，但是達成的成果和為解決問題所作的努力不能相比。可是我們就能說，這些努力都是無益的嗎？當然不。集體的認識已經表現出來，法律上的事實已經確定，不平的情勢已經被一致譴責。這些事實不可能再開倒車，也決不會沒有後果。我們可以說，法律克服霸道行為的勝利日子是不太遠了。

五四．包括哥倫比亞在內的拉丁美洲國家是在懸延三百年的殖民過程的末期纔取得獨立生命的。這個事實在我們的行為方式上留下了一個特別的標誌，那就是與生俱來的反殖民主義。我們的經歷不是在過去十年中新生的，也不是這一世紀纔有的。這一過程，在一百五十年前成熟——這一點應該強調——自從那時以來，不但我們的信念日益根深蒂固，日益堅強，形成我們的民族特徵，並且我們更得到了最值得讚美的成績：我們和原來母國間的關係變得比從前更緊密、更親切、更有意義。

五五．由於我剛纔提到的與生俱來的感情，哥倫比亞不可能不和非洲人民一樣，對納米比亞的現狀感到關切和憤怒。因為認識到我們的歷史背景和在國際組織中一個成員的責任，我們在本會上和在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上，都譴責納米比亞的現在情勢。

五六．最後，我代表團聲明支持提到安全理事會來的決議草案，因為我們要發動所有力量，要集中所有意見，要使盡所有的努力，只要它能直接間接的導致對納米比亞情勢的最後解決。

五七．Mr. BERARD（法蘭西）：我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末次會議〔第一五二六次會議〕中已有機會面告阿爾及利亞、匈牙利、巴基斯坦、巴拉圭和塞內加爾的代表們，他們在理事會的工作非常切實；我們知道他們要離開理事會，感到異常深切而誠懇的遺憾。我也有機會向前任主席，尚比亞代表 Mwaanga 大使，表示欣佩他領導我們十二月會議間的風範。

五八．其次，我願向理事會各位新理事和他們的國家表示，看見他們來參加工作，我們非常滿意。主席先生，布隆提不可能選出任何人比你更認識聯合國的工作，更有能力在我們的會議上做主席。我們很高興你領導我們一月份的工作。

五九．前幾天，尼加拉瓜代表 Sevilla Sacasa 大使給我們做了一次拉丁美洲辯才的精彩表演。我們對他異常感謝，我們也知道他的代表團一定會充分地協助我們的工作。波蘭代表知道我們兩國間許多世紀以來的緊密聯繫。我甚至可以加一句，他和我童年時候受的是同一教育。所以我相信他和他的國家與所有安全理事會理事之間的合作，將是特別密切的。獅子山派來了 Nicol 教授，他的品格和才幹都是出眾的。最後，敘利亞代表 Mr. Tomeh 是多年來的同事和朋友，我特別高興看見他今天坐在桌子的對面。

六〇．在去年八月的會議裏〔第一四九五次會議〕，我代表團曾經追述我代表團審查卜利多利亞政府在西南非的政策態度，和非洲大陸其他國家的代表同樣嚴正。不過我代表團聲明，關於採取什麼步驟，以使南非當局不再忽視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委任統治書中規定的責任，我國的結論與非洲國家不同。<sup>2</sup>

六一．不幸的是，去年夏天以後，從領土傳來的消息顯示，管理當局並沒有改變它的政策。安全理事會投票之後幾天，文特胡克法庭毫不猶疑地依照荒謬的一九六七年恐怖行為治罪法，把五名西南非居民判了終身監禁。

六二．最後，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致送給秘書長的信〔S/9463，附件壹，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內聲明，南非將不顧各方面對它創設自治區政策的譴責，繼續執行這個政策。

六三．因此，我國外交部長 Mr. Schumann 在大會聲明，大會所嚴正譴責的種族隔離政權，正在延伸到一個有國際地位的領土裏去。<sup>3</sup>

六四．聯合國遭遇到這樣一個故意忽視委任統治責任的政策，歷年來曾經連續通過若干決議案；不過，恐怕它們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有人甚至可以疑問，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立場，是否會被南非政府用做藉

<sup>2</sup>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二屆會，補編第十二號 A，附件 A。

<sup>3</sup> 同上，第二十四屆會，全體會議，第一七六三次會議，第七十二段。



口去辯護，或設法盡力去辯護它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所採行的倒行逆施的立法。

六五．此外，這些決議案可能最後會動搖領土居民對我們組織的信心，也可能在他們之中不少人裏，產生一種對國際組織活動的悲觀態度。

六六．我代表團已經聲明過：值得懷疑的是，如果我們這樣堅持下去，會不會是冒着一種危險，把我們越來越陷進永不能解決問題的情勢裏去。

六七．上次大會屆會接受關於南部非洲的魯沙卡宣言，<sup>4</sup> 幾乎全體一致。這樣的順利情形顯示着，爲了要恢復在南部非洲的種族平等、尊重人類尊嚴和完成消除殖民地制度的過程，各會員國，尤其是非洲大陸的各會員國，是準備採取新的解決方法。這些方法豈不是正好可以由我們面前的決議草案[S/9620/Rev.1]預期設立的專設小組委員會去設法產生嗎？這當然不是不可能。就這一點說，草案提案人有意把新委員會的工作導入切實有效的途徑，似乎是個好兆。

六八．我同時也希望，南非政府充分利用現在提議的研究完成前的時間內，提出具體的證據，證明它確實如一九六九年九月它的報告書[參閱 S/9463]所說有爲各民族利益服務，並引導他們走向“政治自主”的願望。

六九．雖然我們當前的草案，是出於這種我們一向持保留意見的法律形式，因此我代表團不能贊成，但是我們以同情的態度歡迎它的溫和精神；我們相信我們看得出來它含有這種精神。我們願意在這一精神中，以及在辯論中，發現充分的理由，能加強我們的信念，認爲聯合國在實際衡量情勢之後，能就受理中的非常困難的問題，有效地提供解決方法。

七〇．主席：我剛纔接到巴基斯坦代表一封信，他要求准許就理事會正在審議的問題，參加辯論。如果沒有異議，我就認爲理事會同意，依照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和慣例，邀請巴基斯坦代表參加辯論，但沒有表決權。

應主席請，*Mr. A. Shahi* (巴基斯坦)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七一．主席：名單上的下一位發言人是印度代表。現在請印度代表發言。

<sup>4</sup> 同上，第二十四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一〇六，文件 A/7754。

七二．*Mr. TEJA* (印度)：主席先生，讓我首先謝謝你和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們，給我機會就審議中的問題陳述我代表團的意見。我又願聲明，我們很高興看到一位卓越的非洲人士榮任本月理事會主席的崇高職位。我們相信，在你聰睿活潑的領導下，理事會將採有效的行動，履行它對所有被壓迫的非洲民族的責任。

七三．我們要求准許參加這個辯論，因爲我們深信，聯合國必須履行它的責任：使納米比亞獲得自由與獨立。爲了我們永遠關切納米比亞人民的自由，我國在過去二十四年內，一向積極參加聯合國對這一事件的討論。

七四．安全理事會開會的這個時候，正是關於聯合國是否有能力解決南半部非洲許許多多的長期間題，流行着不少悲觀主義甚至譏嘲思想的時候。有人說，我們的組織不應該採取急躁行動，那樣可能關閉和平解決的大門，也可能暴露它自己的弱點。結果是，依照這一說法，聯合國唯一可採的實際步驟只是發動輿論，希望有一天能勸使種族主義者、殖民主義者的政權改變心意。我們拒絕那種聽天由命和放任的哲學，那恰恰是南非政權最希望在聯合國內看到的哲學。

七五．我們毫不懷疑關於納米比亞問題的國際社會的意志已經在聯合國或其他場合裏一再清楚的表明。正是由於這種決心，大會在一九六六年[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解除卜利多利亞政府對西南非的委任統治，並且決定經由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直接治理該領土。其後大會正式決定了領土獨立的日期。去年，安全理事會在它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中，再度明白確認大會已結東南非的委任統治，並且直接負起對納米比亞的責任，直到它獨立爲止。更重要的是，安全理事會決定，若南非不遵守決議案，理事會將立即開會，依照憲章有關條款，決定採取必要的步驟或措施。所以，非常明白的，兩個主要聯合國機構都承諾採取行動，以實施有關納米比亞的各項決定。

七六．今天，當安全理事會在南非繼續忽視聯合國的陰影中開會的時候，我們理應自問亞非世界常常提出的問題：爲什麼聯合國至今不能履行已經宣佈過的對納米比亞人民所負的義務和責任？這個失敗應僅僅歸罪於南非反抗聯合國的政策呢，還是應歸罪於國際社會對一個弱小民族在一個强有力的、殘暴的、技求進步的政權下受迫害的悲慘生活的漠視呢，還是應歸罪於西方世界中南非的强大盟國和友邦公開或暗中給

它的支持呢？當然，國際社會並不是對納米比亞的前途漠視或不關切，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的確支持採取有效行動以對付南非的主張。然而，納米比亞問題的經過告訴我們，假使沒有南非的主要貿易夥伴和軍火供應國在政治上的鼓勵和經濟上、財政上的積極援助，那個國家就不可能這樣多年的反抗聯合國而竟安然無事。這確是公認的事實。大會已經呼籲對南非加以制裁，包括禁運武器，這是有案可稽的。此外，在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的決議案二六九(一九六九)中，理事會要求所有國家不與意圖代表納米比亞的卜利多利亞政權有任何來往。然而，已經不是秘密，我們組織中的確有些會員國沒有覺得有遵守大會和理事會那些決定的必要。相反的，其中有些國家，甚至更加强了和南非的經濟和財政關係，因此鼓勵了那個國家繼續蔑視它在聯合國憲章下的義務。因此，追求狹窄的、短期的、自私的利益，便破壞了我們組織的名譽和權威，並且使它遭受輕蔑和嘲笑。

七七。今天，安全理事會發現它面臨一個特別有決定性的歷史危機。聯合國需要採取切實的行動了。這是人人都知道，而且在很多場合中屢次重提的。所以，特別是在現在，安全理事會面臨一個抉擇：下一步應該做什麼，以實現聯合國的意志。依我們看，問題不在決定運用憲章的這一條或那一條，而是在整個憲章的範圍內，按照理事會本身已有的各項決定去做。

七八。一九六九年三月，當安全理事會承認對納米比亞領土及其人民負有特別責任的時候，它宣佈它要採取行動，履行責任。理事會肯定納米比亞人民有爭取自由獨立的不移的權利，並且承認大會的各項決定和建議。理事會更進一步正式宣佈，南非留在納米比亞是非法的，是違反憲章的，而且有害於當地人民的利益。最後，理事會要求南非立刻從領土撤出它的管理機關。簡短的說，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的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使安全理事會承諾進步充實大會所作直接承負對納米比亞的責任直至獨立為止的決定。因此，聯合國有完全的法律上的有效依據，以採取進一步行動。南非之拒絕服從這些決定，不但是對安全理事會的挑戰和侮辱，並且是對一個它毫無發言權的領土的侵略行爲。南非既然拒絕履行它憲章第二十五條的責任，他便也喪失了本組織會員國的權利和特權。

七九。我今天不討論納米比亞境內的迫害情形，會議席上已經有其他發言人說得很詳細。我也不要佔據理事會的時間，列舉南非違反憲章和聯合國主要機構個別決議案的事實。總之，那個清單太長，細說它令人洩氣。我只說，就納米比亞而言，南非一直堅持在每一方面都拒絕遵守它的義務。它拒絕了從領土撤出管理機關的聯合國要求；它忽視了停止壓迫人民的大會呼籲；它表現了徹底的輕視和不顧納米比亞的領土完整；它堅持把可惡的種族隔離政策施行到納米比亞領土去。

八〇。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上次安全理事會討論這個題目的一連串會議中，我代表團強調，採取更有效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一九六九年八月四日〔第一四九三次會議〕印度代表 Sen 大使的聲明中指出，我們建議的目的在鬆弛卜利多利亞政權對納米比亞領土的政治和經濟的扼制。後來，各方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頗多，我代表團特別願意安全理事會就下列一些意見採取行動。

八一。第一，安全理事會必須決定，會員國應該採取有效步驟，阻止武器和其他軍用品直接或經由第三國輸進南非。第二，在南非繼續非法佔領納米比亞期間，所有國家必須採取適當措施，阻止其國民或在其法律下登記的私人公司，在納米比亞從事新的投資。第三，必須要求所有國家保證，各國在納米比亞營業的公司和國民，付營業稅捐給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而不付給南非政權。第四，理事會理應要求各會員國，停止承認南非政府所發的有關納米比亞公民的旅行證件，並且採取積極步驟，承認以聯合國名義發出的旅行和簽證文件。第五，應該要求聯合國會員國，使用一切可能方法，使聯合國停止南非委任統治權的決定，具有充分的法律效果。

八二。安全理事會應該立刻實施這些過渡性質的措施。但是，我代表團充分了解，要完全實施聯合國規定的任務，使納米比亞人民獲得自由獨立，憲章第七章規定的更有力行動是必要的。我代表團相信，只有迅速、有效的行動，纔能避免南部非洲和平的破壞。

八三。多年以前，在二次大戰前夕——相信是一九三八年——尼赫魯論法西斯主義時說：

“自由與戰爭、和平一樣，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應該阻止今天的侵略者，就也應該責備昨日的侵略者。因為我們力圖掩飾過去的但是依然存在的禍害，我們便沒有力量阻止今天新的禍害。”

這些預言性的話一樣有效的適用於南非的新法西斯主義。

八四．只要所有在座的會員國，拿出同樣的意志和堅定的決心，我們是可以應付南非所放肆表現的，而由葡萄牙和南羅德西亞非法少數派政權所熱烈支持的壓迫、控制、仇恨和頑固勢力的。在這七十年代開端的時候，我們敢於希望，這個組織能達成二十五年前寄託給它的期望。

八五．Mr. ORTEGA URBINA (尼加拉瓜)：在我簡短地解釋我代表團的投票以前，我願感謝各位在演講中讚揚和稱道我代表團團長 Sevilla Sacasa 大使卓越人品的代表們。

八六．理事會當前的這個決議草案，是芬蘭代表使用明確詞句正式提出的，我代表團已用同情的眼光很仔細地研究過。我很高興宣佈，我們同意決議草案 [S/9620/Rev.1] 的大旨。我們確信，關於南非政府在委任統治納米比亞領土的權利結束而非法自任為納米比亞人民的代表之後所做所為對第三者所生後果與影響以及關於保證實現大會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和理事會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與二六九(一九六九)各條款的有效方法，我們應該取得更多資料。

八七．我必須補充，我們也有一些小的異議，特別是關於決議草案第二段的内容。在第二段，理事會對南非在委任統治權結束後所採各種包括政治性或僅只行政性行動的措施的效力，正式宣佈了它的態度。我代表團認為，南非非法活動的後果，應該依照國內法和國際法的觀點，由法治重建後的納米比亞法庭裁決，或由受過南非非法行為影響的人選出的法官與公斷人決定。不過，我們既然同意了草案的要旨，又因為現在的草案好像得到理事會大多數的支持，我們將不反對現在草案裏的這幾點。

八八．因此，尼加拉瓜將投票贊成決議案草案。

八九．Mr. PHILLIPS (美國)：蘇聯代表 Malik 大使在昨天晚上理事會的聲明中，費了很長一段時間，說些只能算是宣傳和毀謗的話。實在說，似乎他參預理事會當前嚴重問題的辯論，主要的貢獻就是這些。我不禁想，這不幸是生硬的、陳舊的冷戰心理的重現；我們本來希望蘇聯代表已經進步到不再彈這些老調了。

九〇．理事會當前的決議草案，是由布隆提、芬蘭、尼泊爾、獅子山和尚比亞代表團提出的，而蘇聯代

表只輕輕地用兩句話帶過，說是正在起草中。大家知道，那種討論方式，不能幫助理事會在當前的重大事件上有所進展。

九一．我願簡短回答蘇聯代表團針對美國的一些毀謗。Malik 大使指稱我國正在供應南非政府武器和軍事裝備。這徹底是捏造，完全沒有根據。我現在在這裏鄭重聲明，自從一九六三年後，美國一直禁止對南非出售和運輸武器、彈藥、軍用車輛以及為製造與維持這些軍備的設備與物質。

九二．我也願意利用這個機會重申，美國一直忠實的維持、並且打算繼續維持它的承諾，禁止出售一切形式的軍事裝備予南非。

九三．當然，美國現在假使賣武器給予南非，的確大有助於它國際收支上的平衡；有些別的國家就是這樣做的——我可以加上一句，我是指在本會有代表的別的國家，而蘇聯卻輕巧的沒有指出。

九四．我不願意花費理事會太多的時間，來繼續這一由蘇聯代表發端的政治性爭辯。但是我認為關於美國對南非政府禁運軍火政策的記錄，必須公正確實。

九五．主席：我請蘇聯代表發言，可能有關程序問題；也許他願意使用答辯權？

九六．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願保留我對美國代表聲明的答辯權到會議結束的時候。

九七．Mr. MWAANGA (尚比亞)：主席先生、謝謝你給我發言機會。我實際上是要求在辯論終了，投票之前發言。既然你裁定我應該現在發言，我非常感謝。

九八．我很猶疑，在這麼晚的時候又要發言；但是我這樣做，為的是要熱忱地感謝諸位可敬的同仁們對我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一職的稱揚。

九九．我說過，是因為理事會所有同仁的合作，我纔能有一點貢獻，引得同仁們對我稱揚。我國政府明瞭合作的價值，所以向來是不存成見去處理所有國際問題——即使一時不能達到終極目標，也一定努力尋索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〇〇．我們就是根據這種精神，處理當前的問題。像這種性質的事，強加壓力是不會有結果的。我

們的基本目標是動員理事會所有理事的智力和久經磨練的能力，合在一起，以便找到對納米比亞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

一〇一．我們熱烈希望，所有理事都在和協而非尖刻批評的合作中，為納米比亞人民尋求正義與公平；我們對他們負有特別的責任。如果互相爭執，我們就不能履行義務。我們有嚴肅的、緊急的工作，必須靠下心來做。

一〇二．假使必要，我願再強調一次，我們提出的決議草案〔S/9620/Rev.1〕完全是過渡性質。它旨在使理事會能準備更確實的議案。芬蘭 Jakobson 大使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八日說過：

“安全理事會現在的這份決議草案，顯然在範圍和目的上都是有限度的。它應該看做過渡性的決議案，目的是幫助理事會在未來幾個月內擬出更具體的決定。在我們看來，在聯合國為履行對納米比亞人民的責任的行動過程中，這是一個有益的、切實的步驟。”〔第一五二七次會議，第四十五段。〕

一〇三．這個決議草案誠然是過渡性的。然而除非我們在未來數月中拿出團結精神來竭盡全力，否則委員會報告做好後必須進行的第二步工作可能就難以實現了。因此，就我代表團而言，我們保證在這件有意義的工作上，盡最大可能與所有同仁合作。

一〇四．照共同提案人的原意，決議草案的第九段不阻止理事會為納米比亞開會，萬一情勢有此需要的話。我國已經義無反顧的站在納米比亞人民奮鬥的一邊，也站在所有其他為自由獨立奮鬥的人民的一邊。因此我們將繼續遵照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提供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協助。

一〇五．我相信，我為提案人做這幾點關於決議草案的說明，可有助於對草案的瞭解。

一〇六．主席：我現在請巴基斯坦代表發言。

一〇七．Mr. SHAHI (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團感謝你和其他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允許我們參事會對納米比亞問題的審議，但沒有表決權。我們希望參加，因為我國政府自從這個問題以當前這個方式提到聯合國以來，便深深地、積極地關切着它。

一〇八．我們的關切是兩方面的。第一，是這事的本身性質使然。巴基斯坦不得不全心全意的支持納

米比亞人民根據自決的權利去取得獨立。我記得，在一九六六年，巴基斯坦最早提議結束南非對納米比亞領土委任統治的國家之一。我們採取這樣的堅決立場是因為我們誠懇相信，南非對委任統治所引起的責任一一拒絕履行已使延長委任統治成為不可忍受。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巴基斯坦榮幸地在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內擔任理事。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我國擔任安全理事會理事期間，我們很高興和其他代表團共同提出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的決議案二四六(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的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和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的決議案二六九(一九六九)。安全理事會現在開會要採取進一步行動，便是根據上述後兩個決議案。

一〇九．第二，巴基斯坦對這問題特別感到興趣，因為這是對安全理事會的權威、對聯合國的效用直接挑戰的三四個主要國際問題之一。巴基斯坦是一個會員國，對於安全理事會能否履行它的承諾，能否執行它的決議案，都受到切身的影響。當巴基斯坦看到理事會對違反憲章、危及和平的情勢已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時，不得不感到驚愕。現在，到處充滿了無能為力的氣息，和對於推進經過慎重考慮而通過的決議案的長期的遲疑；沒有什麼事比這更傷害理事會的權威了。同時，沒有什麼事比以下這種普遍的感覺更削弱理事會的聲望，那就是：人們常在各種協議的字面上取得同意，但心中的基本設想卻完全不同。無論什麼區域的情勢多麼危急，無論什麼國際的衝突多麼危險，真正可能毀壞國際和平的，是安全理事會的行動時常停滯不前。

一一〇．巴基斯坦今天到安全理事會來，是因為我們覺得，現在該是驅逐這種停滯空氣的時候了。安全理事會今天需要就日趨嚴重的納米比亞的危急情勢，表現更大的決心和堅定力。既然我們已經有在安全理事會處理這個情勢的經驗，我們時刻要記得現實政治不可避免地影響理事會的態度。我們知道，在理論公式上不難達到一致意見，但在必要採取的具體行動上，卻意見分歧。為什麼分歧意見總是妨礙行動？並不是因為各國對實行的可能性有各自的成見，而是對履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各國缺乏共同的政治決心。我們相信，理事會將忠於憲章授予它的目的和職權，在當前的討論中，一定會團結一致。我們相信，它一定能表現它願意竭盡全力，去履行鄭重通過的各決議案。

一一一．我不想耗費安全理事會的時間來重複那些為支持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和二六九(一九六九)已經說過的論點。我代表團現階段對安全理事會的基本建議，是，理事會應該通過一個在邏輯上是繼續從前決議案行動的決議案對於原定的方向既不迂迴繞過，更不背道而馳。基本立場是這樣，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的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第一段，安全理事會承認：

“...聯合國大會已結束南非對納米比亞之委任統治，並對該領土直接負責，以迄其獨立。”

在第二段，安全理事會宣佈：

“...南非繼續留在納米比亞為非法，違反憲章原則及聯合國前此各項決議，並有害該領土人民之利益及國際社會之利益。”

此外，在第三段，理事會要求南非政府，“立刻將其管理機關撤出該領土”。不僅如此，理事會要求所有國家運用其影響力，以期獲致南非政府對本議案各規定之遵守。又在第八段決定：

“...若南非政府不遵守本決議案之規定，安全理事會將立即開會，依照聯合國憲章之有關規定，決定必要之步驟或措施。”

一一二．大家應該記得，那決議案是以十三票贊成，零票反對，兩票棄權通過的。換句話說，四個常任理事之中，兩票贊成，兩票棄權，沒有反對。

一一三．決議案二六九(一九六九)大體上是重申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決議案二六九(一九六九)增加的部分是為南非撤出納米比亞定下限期。有些人以為這部分值得爭論，我們必須提醒，已有的決議案已包括了要南非管理機關“立刻”從領土撤出的禁令。

一一四．南非外交部長為答覆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於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致函秘書長，明白聲稱——我引用它末段的話：

“我們絕不放棄西南非人民。他們在過去半個世紀內一直信任我們領導他們走向進步、和平與安定”〔參閱 S/9463，附件壹〕。

一一五．換句話說，南非絕不遵守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和二六九(一九六九)。任何會員國拒絕理事會明明白白的要求，不可能比卜利多利亞政權的這封信做得更決絕。

一一六．由此推論，安全理事會當前的任務，是選定現在可以採取的措施，對卜利多利亞加以最強大的壓力，使它放棄對納米比亞領土的非非法控制。理事會當前的問題，不是在它職權範圍內可以採取什麼措施，也不是憲章第七章規定的措施是否有當。很明白的，這些問題在早期的決議案中已經解決了。目前的問題是兩點：一，什麼措施足以消除南非在納米比亞的干預？二，這些措施中，那些實際可行？

一一七．現在我們纔碰到真正的難題。很明白的，亞非會員國一致誠意相信，只有憲章第七章規定的措施纔有足夠力量；並且相信這些措施都可行；但是有些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不接受第二點意見。因此我建議，那些常任理事應該指明，他們認為那些是可行的行動，能實施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他們必須同時使切身關懷的亞非會員國相信，這些行動有足夠的力量。

一一八．以為這個實現的問題可以在這一次安全理事會的討論中圓滿解決是不切實的。我們瞭解這個問題有些方面是不宜公開辯論的。同時如果我們的討論在任何方式下絲毫減損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和二六九(一九六九)的力量或甚至使它們湮沒，那就真是不堪設想。

一一九．由於這些考慮，巴基斯坦代表團相信，應該優先設計一個合適程序，把排除南非在納米比亞的干預這一問題，交給安全理事會從事經常審核。這案件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不應該再需要亞非會員國請求理事會審議了。理事會在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第八段和決議案二六九(一九六九)第六段裏的承諾，性質上是自動執行的，至少就關於決定必需的步驟以實現那承諾而言是如此的。

一二〇．我代表團預想的行動計劃，應該要能夠幫助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們，尤其是常任理事們：一，選定某些不但可行而且有效的步驟，使南非遵守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二，關於建立這種步驟的先後次序，應儘早獲得堅定結論，使理事會能實現它在決議案二六四(一九六九)和二六九(一九六九)中所作的承諾。

一二一．為了建議這種性質的處分方法，我代表團請求理事會在這件事情上採取嚴格而有效率的辦事態度。我再重複一遍從前的話：有關本問題的法律問題，理事會已經處理過了。在已經做過的研究之外，不再需要新的研究。現在是採取適當行動的時候了。

一二二．亞非會員國已建議採用第七章規定的行動，也宣佈準備各盡所能採取行動。但是各國的經濟和國家實力有限，僅靠亞非會員國的行動，幾乎完全不能改善情勢。所以其他會員國，尤其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也有責任提出各自的具體建議。

一二三．如果他們還不準備立刻採取第七章的措施，他們仍舊有義務，為安全理事會和為自己，詳細說明他們準備採取什麼不同的、依照他們的審慎判斷將能有效地使南非撤出納米比亞的步驟。

一二四．我們建議的步驟是，常任理事應互相諮商，把一致同意的結論報告安全理事會。照憲章規定，遇安全理事會必須採取行動的時候，常任理事負有特殊責任。鑒於常任理事國在世界上的關鍵性地位，鑒於他們很了解幾乎全世界都在敏銳地關切着南非結束它對納米比亞可惡的、殖民式的控制，我代表團不相信，在這樣情勢下，常任理事國會不願履行他們的憲章義務。

一二五．我必須承認，我代表團對星期三提到理事會〔第一五二七次會議〕的決議草案 S/9620 本來懷有重大的疑慮，儘管提案人曾經強調它僅僅是過渡性的。但我現在很高興說，多半的疑慮在昨天理事會的訂正案中已排除了。據我的了解，訂正後的決議草案〔S/9620/Rev.1〕和我所陳述的觀點是一致的。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它。

一二六．最後，可否讓我為我代表團誠意感謝主席和其他安全理事會理事？你們曾稱讚巴基斯坦和安全理事會前任理事們，在他們任期中的貢獻。我願表示對安全理事會新理事們的崇高敬意，同時對你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的領導力，表示絕對的依賴和信心。

一二七．Mr. TOMEH(敘利亞)：在尋求解決困難問題以追求世界普遍和平的時候，安全理事會應該放大眼光，考慮所有有關的因素。我們現在是討論納米比亞問題和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頑強行為。在因此而引起的極端危險且影響深遠的事端中，有一件是南非的武器輸入和武器製造。尚比亞代表在兩天前一篇流利、漂亮而爽直的演說中特別指出這一點，也指出了其他一些有關的危險現象。我指的是輸進南非的資本和武器，使種族主義者的政權越來越頑強。昨天和今天，繼續有人討論南非製造和輸入武器的問題。印度代表的演說也提到這問題，我記得他說：“武器以直接和經由第三國輸入南非”。關於這一點，我代表團要進一步說明。

一二八．我再說一遍，就世界和平而言，安全理事會有義務盡一切努力把真相公諸於世。

一二九．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猶太電訊社(Th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自倫敦報導：

“南非政府已着手向以色列輸出坦克車，象徵着‘兩國合作的新階段’。南非製坦克，是六十五噸的重型坦克，‘配有一尊重砲，依英國的新式坦克式樣設計’。它顯然類似以色列一直想從英國購買的酋長型(Chieftain)坦克。”

一三〇．我必須解釋，猶太電訊社的報導是在紐約發佈。據以色列國會立法，猶太電訊社是以色列政府的合法附屬機構而在美國政府的允許、同意與鼓勵下在美國活動。

一三一．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一日猶太電訊社在“以色列關於自南非輸入武器之指責，表示無可奉告”的標題下報導：

“關於南非運輸武器入以色列之指責，以色列外交部表示無可奉告……該項星期日報導之指責稱，南非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輸出六十五噸之重型坦克。”

一三二．這種罪惡的關係並不始於今天。一九六八年六月的三洲公報(Tricontinental Bulletin)有這樣的記載：

“據首次透露的消息，現在有一計劃可使以色列插足南非，對付被壓迫、被剝削的非洲人民。我們曾屢次指明以色列種種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式的行為。雖然南非已經在約翰尼斯堡附近的阿特拉斯飛機公司(Atlas Aircraft Corporation)生產噴射戰鬥轟炸機，以色列現在卻以未來飛機供應者的姿態，供應飛機以對付〔非洲〕戰鬥份子。

“據南非報紙報導，最近到南非的六十位著名以色列訪問團團員中，有以色列飛機公司(Israeli Aircraft Industries)——中東最大的飛機製造廠——的代理董事長和總工程師，他們是以色列航空公司 El Al 的嘉賓。”

一三三．兩份可靠的英國刊物證實了那一項消息。首先是倫敦出版的猶太新聞(Jewish Chronicle)，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報導：

“目前正在南非訪問的兩位以色列國會議員，Mr. S. Tamir 和 Mr. E. Shostak，使南非的猶太民族主義者聯盟很感為難。”



文章接着說明，兩位以色列國會議員的訪問目的，與一項自稱為“自由中心(Free Centre)”的以色列政治團體的計劃有關。兩個正在形成的計劃，是要建立“以色列-南非聯盟”。文章繼續說：

“在談話之初，Mr. Maisels 說：參加耶路撒冷四月間經濟會議的南非商界人士，會後已有了迅速而實際的反應。

“他們決定成立一個商業組織，促成以色列和南非間的雙邊貿易。

“Mr. Maisels 說，南非極具影響的代表團之參加經濟會議，以及他們決心推進以色列和南非的實際經濟關係，將對兩國人民的更緊密了解，大有貢獻。

“在這一點上，他歡迎以色列任命 Mr. Amitai Ben Yosef 為專設駐南非的貿易領事。”

一三四．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倫敦的經濟人也證實了那項消息。它的一篇報導和我剛纔唸的一篇內容相似。經濟人是非常可靠的刊物，我僅唸那篇文章的最後一段：

“……伏斯脫先生親自更直截了當地警告 Kaunda 總統說：如果尚比亞繼續庇護游擊隊，‘我們就要狠狠揍你，叫你忘也忘不掉。’交通部長 Mr. Ben Schoeman 也很神氣的間接警告說，南非可能把戰事帶進尚比亞。以色列的榜樣給了南非深刻的印象，他們越來越覺得白人南部的軍隊可以給游擊隊陣地一記迅速的致命打擊——也許是空中攻擊——而取得大勝。當然，在聯合國裏會引起不少騷動，可是有什麼人會真正的想一點辦法呢？”

一三五．除了美國以外——美國已經承認了副國務卿 Mr. Sisco 的一次聲明，不否認軍人身份的美國志願兵的活動——南非也是准許它的信仰猶太教的駕駛員必要時參加以色列空軍的。我說這些，是因為覺得必須使安全理事會充分了解當前討論問題的各方面。我們的責任是和種族主義鬭爭，我們必須知道這條章魚的觸手伸到多遠。

一三六．主席：在名單上，沒有其他發言人就要就本問題的實質發言，所以現在輪到布隆提代表團簡短地向理事會陳述它對本問題的意見。

一三七．我以理事會理事身份準備這篇演辭的時候，列出了幾項必須考慮的要點，與世界和平，特別與

南部非洲的和平有關。我不願佔各位太多的時間，所以不擬再詳述大會和安全理事會內已經發揮的支持各民族——本案指納米比亞人民——爭取獨立權利的論據。在我以前的發言人，已經以充分的智慧和決心，表示他們對於絕對的、不可剝奪的自決權利深具堅定的信念。

一三八．布隆提代表團本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立場，贊成本會屢次宣布的禁令，堅持納米比亞人民必須立刻恢復一切確認應由人類享受的權利。聯合國既然支持人人平等的法律和自然原則，當一個民族——不論膚色如何——被剝奪了最基本的經濟、政治和人權的時候，就不能仍自滿於保持令人不可忍受的沉默，那將是放棄它不可逃避的責任。

一三九．我們這個崇高組織的會員們，相信正義要求所有人們互相尊重；也相信納米比亞人是可尊敬的，縱然殖民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的卜利多利亞政府另做別想。既然這樣，聯合國的會員們，豈不是急需團結一致，起來恢復納米比亞弟兄們的權利、恢復他們的地位嗎？在支持殖民統治的最似是而非的道德觀念的藉口下，他們不公平地被剝奪了人的地位。

一四〇．各位同仁，你們對人的基本權利、平等、博愛具有信心；你們支持世界人權宣言；你們仍然認為支配我們組織的憲章有價值，這樣各位便有義務命令南非放棄它的非法行爲，停止現在被公認是人類恥辱的政策。譴責卜利多利亞、索士柏里和里斯本的政策，就是向導致非洲大陸的分裂以及導致柏林會議和凡爾賽會議後，由列強瓜分非洲大陸的那一套神話挑戰。

一四一．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則已經動搖了，其基礎也受到挑戰，因為這些與我們現代社會的基礎不符。看今天的形勢，時機豈不是已經成熟，該一個一個地問那些不知悔改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政權的代表們，為什麼他們頑固的堅持剝削、壓迫、侮辱的態度？就這一點而論，豈不是正好引用 Pascal 的話：想裝得像天使一樣的人，最後還是露出野獸本性。這豈不是顯然完全適用於目前的案件嗎？

一四二．假定我們之間仍有人相信陳舊的種族優越思想，那麼我要請安全理事會授權南非代表——他現在沒有列席，我記得他的名字是 Mr. Botha——列席安全理事會。我們相信人類不分膚色，不分思想信仰，不論對人類是否有信心，一律是優越的；我們相

信，任何人，不分黑白，和任何其他完全平等；我們很願意請南非代表出席，在會議桌上來證明：南非白人賦有的人類官能，是黑人所沒有的。我們很願意讓他在這裏告訴我們，南非白人有什麼器官是黑人沒有的。我們很期望他告訴我們，有什麼科學證據，證明僅是膚色之差，就給予南非白人統治黑人的霸權。

一四三．這些是我們應該問他的問題，也是在別的場合應該問的問題。如果他像拒絕出席似的拒絕答辯，他就等於承認他的罪、他代表的政權的罪、以及南非白人的罪——即使不是全體白人，至少是那些在那裏宣揚這個惡毒主義的白人。

一四四．因此，所有這個機構的會員國，所有國家——尤其是強國——只有一個選擇：響應包括我國在內的各國的呼聲，譴責南非的政策——種族主義的計謀及其殖民主義的目標。各國只能宣告一個判決：給南非以應得的處罰。

一四五．在聯合國過去二十五年的生命中，它忍受過某些會員國加給它的失敗。這些國家因為不尊敬憲章，甚至褻瀆憲章，而惹人注目。南非、南羅德西亞的叛亂政府是屬於褻瀆憲章及其神聖精神的一類。它們一直是安全理事會以至於聯合國的頑強敵人。

一四六．儘管他們不斷的蔑視理事會，他們卻沒有受到懲罰。這種事實剝奪了理事會的權力，讓它的誹謗者得以為所欲為。有些理事國不但不強有力地武裝起來，反對那些決心繼續嘲弄聯合國權威的國家，反而似乎很安然地在旁觀南部非洲種族隔離崇拜者和葡萄牙兇暴的殖民主義者再三的反抗聯合國。但是容忍、漠視和同謀，等於是對暴徒祝福，讓他們把理事會的權威、責任和作用剝奪淨盡了。

一四七．雖然各大國被認為比較能多對卜利多利亞、索士柏里和里斯本發生影響，施以壓力，使它們服從聯合國的決議案，各大國卻為利所蔽，照叛徒的作法亦步亦趨。實在的，從某些大國的官方態度判斷，他們的立場令人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是否認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而支持三個叛亂的首都。自然這樣做不僅有利於叛徒更冒着使情勢嚴重化的危險加速使我們組織的效率日趨衰落。

一四八．理事會逃避責任的趨勢——從前顯得只是疏忽——似乎已轉變成真實的政治原則，也可能就是鴛鴦原則：危險來臨的時候，把頭埋在沙裏，便看不見當前的危險了。

一四九．安全理事會的意向是要以新的關於納米比亞的決議案排除一切曖昧，面對挑戰，以期重新運用它的權力，以期恢復人類的尊嚴權而同時恢復它自己的威望。

一五〇．非洲團結組織所贊同的關於南部非洲的魯沙卡宣言，雖然態度溫和用詞和平，已經被卜利多利亞、索士柏里、里斯本的叛徒拒絕，因此被壓迫的人民沒有其他途徑可循，只有轉而採取更激烈的方式。更激烈的方式就是使用暴力，這是被南非、納米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索)和羅德西亞篡權者的侮辱和輕蔑行為所激出來的。

一五一．我代表團希望這個事實得到充分瞭解。我們自信，我們是反映、解釋非洲大陸的一般想法。和某些解釋相反，非洲各國政府並不願意流血。可是如果沒有任何其他途徑可循，儘管非洲團結組織曾經給上述的篡權政府機會但毫無作用，那麼，最後的解決——我意指暴力——只是權宜之計。我們相信，那些大大小小的、跟控制着南部非洲、不肯聽信理智的各政府有來往的國家，將會諒解。這一點一定要徹底弄明白。因為，當人民要解救自己的時候，他們可以用最有效的手段，即使是武裝戰爭。讓支持南非的國家，讓和南非合作的國家及伙伴們知道，他們絕不可再稱非洲人為野蠻殘忍，要知道非洲人最後是被迫而採取最後手段。我們非洲人特別尊重人的價值，我們的行為絕不可以被誤解，暴力只是非洲人被迫採取的解決問題的手段。實際上，許多實例說明，我們始終尊重人的生命。

一五二．最後，我感謝所有理事會理事，特別是曾對我代表的政府和人民讚賞過的理事。我特別要感謝蘇聯代表，他稱揚布隆提政府的特殊重要性及其政策，以及布隆提代表團在這裏陳述的我政府的意見。我們也感謝尚比亞、敘利亞、波蘭和其他代表們，他們曾對我們衷誠致賀，答允和布隆提代表團密切地、有益地、切實地合作。我們覺得，答覆言出肺腑的人，是不可以引用“新瓶盛甘泉”的西班牙諺語的——這裏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新。

一五三．我感謝各位理事的耐心，我不得不在這麼晚對理事會說話，把演辭縮短。

一五四．我現在以理事會主席地位發言。在投票表決前，請美國代表 Phillips 大使發言，他要提出一項聲明。



一五五. Mr. PHILLIPS (美利堅合眾國): 我只想利用這時間, 在投票前, 對當前的決議草案中的一段, 做簡短的投票解釋。我是指第五段。請大家注意, 第五段所定的標準和第二段一樣, 大意是重申南非繼續佔領納米比亞的非法性。這個標準顯然不禁止對南非政府在領土內行爲的抗議, 也不禁止爲保護聯合國會員國公民或納米比亞人的權利的各種措施; 這些措施可能是必要的, 因爲南非仍然在那裏繼續其非法控制。

一五六. 根據以上了解, 我代表團準備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S/9620/Rev.1。

一五七. 主席: 我的名單上沒有其他發言人; 如果沒有代表要發言, 我們就開始投票。

一五八.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我要求在辯論結束時使用答辯權發言; 是在投票前, 不是在投票後。

一五九. 主席: 請蘇聯代表原諒。我原以爲他要求在投票後發言。但是, 如果他願意, 他有充分權利在投票前投票後都發言。抱歉我的印象不對。我當然不反對他發言。現在請他發言。

一六〇.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我要澄清發言地位。我要求使用答辯權發言, 回答會上美國代表關於蘇聯代表團聲明的評論。

一六一. 關於蘇聯代表團對決議草案 [S/9620/Rev.1] 上的立場, 我早先曾要求在投票後發言, 解釋我投的票。主席先生, 如果你不反對, 我現在要利用你善意的邀請, 使用答辯權發言。

一六二. 主席: 我絕無意反對。我相信蘇聯代表不介意剛纔無意造成的誤解。

一六三.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主席先生, 也許我的請求不完全明白; 如果那樣, 我道歉。

一六四. 我很注意地、很驚異地細聽了美國代表團簡短而非常激動的聲明。他採用二十年前“冷戰”最冷的那些年美國代表們慣於在安全理事會使用的老傳統、老習慣、老策略; 他使用“毀謗”和“宣傳”等字眼。

一六五. 我很熟習美國代表們的策略, 因爲二十年前我便以蘇聯代表身分坐在這同一桌子上。每一個蘇聯代表的觀點, 只要美國代表不喜歡, 都被冠以一個評語“毀謗”。然而, 美國代表先生, 時代變了, 人民壯大了, 亞非洲動起來了, 五十多個新的主權獨立

國使現在的世界更形豐富。每一件事都變了, 希望美國的代表們也跟着變。在我們的時代, 大叫“毀謗”、“宣傳”, 說服不了誰。需要的是事實和證據充分的論點。

一六六. 我的陳述中, 那一點美國代表不喜歡呢? 是我提到列寧嗎? 是我提請注意列寧在人類史上偉大的解放任務嗎? 可是這些都是事實, 連列寧的敵人也承認; 美國代表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這裏否認這些事實。

一六七. 我再一次提請各位卓越的同仁們注意, 列寧是一位熱情的、鼓吹各民族——大的、小的、黑的、白的——一律平等的人, 這是安全理事會主席在以布隆提代表身分的陳述中很有力地提到的。列寧一直在呼籲尊重大大小小各民族的權利、權益和民族特色。他說:

“只有對各民族的利益極其關心, 纔能消除衝突的根源, 纔能消除互不信任, 纔能消除對任何陰謀的顧慮, 纔能建立互相信任……沒有這種信任, 無論各族人民之間的和平關係, 或者現代文明中一切珍貴事物的順利發展, 都是絕不可能的。”<sup>5</sup>

一六八. 這些是列寧的話。是宣傳嗎? 不, 這是事實。不能平等地尊重大大小小各民族的權利, 就不可能在現代世界上生存; 現在是美國代表也該明白道理的時候了。如果他以爲這是宣傳, 我們卻以爲這是神聖真理, 是蘇聯的國家政策——深深地尊重大大小小各民族的權利、權益和民族特色。

一六九. 在我的演辭中, 我爲我最尊敬的美國代表團長 Mr. Yost 的話做了宣傳。Mr. Yost 說, 南非留在納米比亞是非法的。這是我的宣傳嗎? 我只是爲 Mr. Yost 說的話宣傳。我只是要求他, 既然說了“甲”, 也就說“乙”——就是以我們全力, 加上所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 我們能通過強有力而有效的決議案, 提供適當有效的措施, 結束南非在納米比亞的干預和解放在南非種族主義暴政統治下遭受苦難的納米比亞人民。美國代表先生, 這是宣傳嗎? 這是高尚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種族隔離的宣傳。做爲蘇聯的代表, 我很驕傲能在這裏做這種宣傳。我很驕傲, 我今天的盟友是聯合國內五十七個亞非會員國的常任代表。他們寄交聯合國, 要求緊急討論解放納米比亞的函件, 放在諸位面前桌子上。所以, 他們也是在做反

<sup>5</sup> 見列寧, 著作彙輯, 第三十三卷, 第三八六頁。

對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種族隔離和殖民制度的宣傳。我很高興和他們一起做這種宣傳。

一七〇．這些是事實，是論證。美國代表使用“宣傳”這個字，沒有說服任何人任何東西。相反的，他只是表示他和五十七位代表不在一起，和我不在一起——他似乎是在另一個平面上的什麼地方。

一七一．在我的演辭裏，我引述了一張南非日報。顯然的，我回答美國代表的陳述，必須用英文——他容易懂的语言——唸這一段，像我回答英國代表時那樣。我面前有一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二的南非朗特每日郵報(The Rand Daily Mail)，標題是：“美國海軍已準備解除對南非港口的禁令”。這日報說什麼呢？另一個標題是“美國出售軍火與共和國受到抨擊”。記者是Raymond Heard：“華盛頓訊——南非和美國官員稱，新的五角大廈數字，‘沒有什麼新奇之點’。數字指出，雖然有軍火禁運，南非是美國在非洲的第二大軍火顧主。”

一七二．這一則消息是五角大廈發表的數字而由南非日報公佈，是我的毀謗嗎？如果是毀謗，請告訴南非代表，他在這裏，坐在這個屋裏，我看得見他，請他告訴這張日報的編者，他們日報正從事反美毀謗。你大可以這樣做。可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我只是引用我以為相當可靠的消息。

一七三．日報繼續寫道：

“據國防部”——就是美國國防部——“提供的武器輸出清單，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八會計年度間，南非接受了價值二千四百八十五萬郎特的武器。在一九六九會計年度，它得到價值二百十七萬郎特的軍用裝備。”

一七四．這些是事實。有什麼毀謗？憑什麼根據發表聲明，指蘇聯代表團毀謗？這不是蘇聯代表團的特色。在整個聯合國存在期間，蘇聯代表團的所有陳述都是根據事實和科學論證，並非捏造。如果捏造事實是別人的特色，美國代表不妨把話指向真正使用捏造手段的人。

一七五．這些是事實，也是論證。

一七六．Mr. PHILLIPS (美利堅合衆國)：我幾分鐘前已說過，我本不想延長討論。現在已經很晚，接近我們的午餐時間。可是Malik大使似乎喜好這種辯論，我確以為有義務很簡短地回答他。

一七七．美國新聞界自然不像蘇聯新聞界，不是美國政府的官方喉舌。我完全知道，蘇聯代表團喜歡剪貼美國的報紙，我敢說它積了很大一堆。

一七八．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是南非日報，不是美國日報。

一七九．Mr. PHILLIPS (美利堅合衆國)：有美國的、南非的、我想也有英國的日報。關於蘇聯代表團的具體指控，我只要重複一次我已說過的話，就是：美國一直遵守一九六三年施於南非政府的禁運；禁運開始的時候，當時安全理事會的美國代表已加以說明——有紀錄可查——禁運不禁止實施禁運前訂單的交貨。萬一蘇聯代表有興趣知道，他所指的數字——我不保證其正確性——確屬零件和非軍事性的裝備。這是有案可稽的。如果他有興趣，我願在適當時機供給他詳細資料。

一八〇．聽到引述列寧的話，使我很感興趣，我不曉得我的評論會引起這樣一大堆的引句。我一直在等着聽一句我因好奇而記得的話，據說是列寧說的，大意是“承諾好像甜餅的脆皮——作了就是要它破”。這話總好像在描繪過去幾年來蘇聯政府政策的特徵。

一八一．當我聽到似乎是很嚴肅的言論，據說蘇聯熱烈關注一切民族的平等權利的時候，當我把蘇聯的話和行爲——並非往古歷史上的行爲，而是殘忍地奴役其他民族的行爲；那些友善的民族的唯一錯誤是和某政府的意見不同——作一比較的時候我懷疑那些話是不是充分說明了蘇聯的政策。

一八二．最後，我必須坦然承認，蘇聯代表Malik大使在理事會的經驗遠比我多。他無疑做過比我更多的演說。不過，我相信使他最被人記憶的演說，也可能是他對理事會的有效行動所做的最大的一次貢獻，是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對理事會會議的抵制。

一八三．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主席先生，我想蘇聯代表團不值得回答美國代表那些真正的毀謗陳述，那從頭到尾都是捏造的。

一八四．主席：安全理事會現在進行表決決議草案S/9620/Rev.1。

舉手表決。

贊成者：布隆提、中國、哥倫比亞、芬蘭、尼泊爾、尼加拉瓜、波蘭、獅子山、西班牙、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美利堅合衆國、尚比亞。

反對者：無。

棄權者：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法蘭西。

決議草案以十三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二。<sup>6</sup>

一八五. 主席：我請蘇聯代表發言，他先前曾表示要解釋他投的票。

一八六.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投票贊成訂正決議草案 [S/9620/Rev.1]，因為這決議案在大體上無論就精神和所採方向而言，的確反映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特別是亞非各國——的期望和要求：促成納米比亞從南非種族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的暴政統治下解放出來。同時，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強調，這決議案無論在本質上，或在它所預見的藉以達到目的的措施內容上，都是不夠的。我們認為決議案純粹是過渡性的，或——甚至可以說——程序性的。它本身顯然不能解決討論中的問題。

一八七. 像很多代表團在討論中強調過，現在已經是具體解決這個重要問題的時候了。只要所有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尤其是常任理事，全體一致——例如表現在徹底斷絕對南非的經濟、貿易、交通和其他關係等具體要求上的一致——安全理事會有足夠力量對信問題做有效的具體解決，剛纔通過的決議案只呼籲各國限制若干種的來往關係。蘇聯代表團認為，剛纔通過的決議案內決定設立的小組委員會，不僅應該仔細研究安全理事會辯論的資料——即理事會紀錄——而且應仔細研究大會屆會期間討論納米比亞問題的直接間接資料。在那些資料裏，可能發現非常寶貴的意見或建議，不僅是亞、非、拉丁美洲各國代表，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代表，在討論中所提出來的。小組委員會研究所有這些意見和建議，起草一個有效措施的方案，提交安全理事會，將是有用的。

一八八. 關於決議案中設立小組委員會的規定，蘇聯代表團相信，可能本來並不需要這樣的小組委員會。換個情況，如果某些代表團的態度有所不同，安全理事會很可能就按照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第四十一條的規定，通過了有效的決議案，實實在在達成我們今天集會所期望達到的目標。

一八九. 然而，鑒於草案起草人和五十七個國家都希望要求安全理事會緊急討論這問題，蘇聯代表團

<sup>6</sup> 參閱決議案二七六(一九七〇)。

決定，在現階段不但不反對提案，並且事實上贊成它，特別因為決議案的目的，是要設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在嚴格規定的限期，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前，完成這一重要任務——即完成交付給它的重要使命。關於這一點，蘇聯代表團聲明，它深信小組委員會的成員應包括所有安全理事會的理事。這是第一點。最好毫不遲延地，在一月底以前，在我們卓越的主席布隆提代表的主持下做好這件事。這是第二點。

一九〇. 爲了這些理由，又考慮到理事會通過決議案後，便能使納米比亞問題一直保留在安全理事會議程上，所以蘇聯代表團投票贊成決議案。我們認為，決議案是使理事會通過更有效、更切實的步驟的第一步，這些步驟要把南非從納米比亞驅逐出去，解放納米比亞人民。從亞非各國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請求看，也從亞非各國代表在討論問題時的發言看，這是亞非各國及其人民的目標與熱切的希望。

一九一. 主席：發言人名單上沒有別的名字，我以本月份理事會主席地位，請理事會允許我爲自始至終在我主持下的會議的合作氣氛表示衷誠的感謝。我們已有了對問題的共同關切，因爲它實在和別的問題相關。我在關於種族和殖民地問題兩次加入發言時都提到過。

一九二. 我們特別感謝那些平常並不贊成這類決議草案的理事們，也參加了決議草案起草人的陣營。我們也特別感謝站在理智和正義一邊的理事會的其他理事們。我希望，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條陣線上的朋友們，將來和我們共同尋求最後解決這個於全人類有重大意義的複雜問題時，將表現同樣的勇氣，至少同樣的決心，和完全相同的合作精神。

一九三. 我也感謝亞非各國的代表團，尤其非洲各代表團。他們雖不是安全理事會理事，卻一直出席會議，即使會議開到像現在這樣晚。我們懇求他們在未來安全理事會辯論類似問題的時候，繼續表現同樣的精神，因爲這就證明他們對大家深切關注的問題，感到切身有關。

一九四. 在結束前，鑒於在會議中顯著地充滿熱誠和朝氣，而我覺得這很值得重視，因此我建議，依照剛纔通過的決議案第六段，今天午後理事會各理事和主席從事非正式磋商。如果求理事會同意，我建議今天午後四時在理事會主席辦公室舉行磋商。

一九五. Mr. MWAANGA (尚比亞): 我不想再提題目辯論, 不過, 因為現在已經很晚, 我誠敬地建議, 在四時三十分舉行磋商。

一九六. 主席: 理事會已聽到尚比亞代表的提議。如果沒有異議, 我便認為理事會同意, 磋商將在午後四時三十分舉行。

一九七.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我願說明, 希望你認為和蘇聯代表團的磋商已舉行過了; 蘇聯代表團的意見是, 所有安全理事會理事都應參加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一九八. 主席: 我感謝蘇聯代表。不過, 雖然蘇聯代表已經說明了他的意見, 主席請他仍來參加磋商; 我覺得二者並不衝突。

一九九.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我們將設法達成一致意見。

二〇〇. 主席: 我維持我的原義而不損害蘇聯代表所提的意見, 磋商將和所有安全理事會的理事舉行。

二〇一. 既然沒有發言人要求就納米比亞問題發言, 我們不妨認為本項目的辯論已告結束, 但理事會仍將繼續受理這個問題。

午後二時十五分散會